

山西散文报告文学选



1949—1979

山西散文报告文学选

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 $\frac{1}{2}$ 字数: 279千字

1979年2月第1版 1979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 33,000册

*

书号: 10088·624 定价: 1.08元

10224/28

前 言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反映建国以来我省广大专业和业余作者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的创作成就，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山西文艺作品选集。

这套选集包括短篇小说选、散文报告文学选、诗歌选、儿童文学选、文艺评论选、小剧本选、曲艺故事选、歌曲选、美术作品选、摄影作品选，共十种。

这套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对我省三十年文艺创作的一次检阅，也是对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他们所推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它的出版，必将鼓舞我省广大专业和业余作者，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加强学习，深入生活，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

这套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关怀下，分别由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山西分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山西分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山西分会、中国摄影学会山西分会，以及山西省文化馆、山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组等单位编选，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谨向这些单位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和所有提供资料的同志，表示感谢。

《山西散文报告文学选》共收作品38篇，全一册。

由于篇幅所限，再加上我们掌握的资料不足，一些比较好的作品可能没有收入。对于我们在编选工作中的缺点，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一九七九年

目 录

文官大闹海子湾·····	杏 锦 (1)
七月的彩虹·····	胡 正 (9)
宁武山头观奇海·····	冯 池 (21)
青春的光辉·····	郁 波 (26)
同蒲风光 (节选) ·····	霞 裳、青 稞 (35)
养猪老人·····	赵士元 (44)
天轮飞转	
——记绞车司机王凤梧同志·····	九 孩 (54)
今日塞上唱新歌	
——金沙灘纪行·····	谢庆荣、于振华 (68)
坚守岗位	
——摘自一个测量队员的札记·····	潘 励 (76)
预告风云的燕子·····	江 岩 (86)
梨仙宋德仁·····	长 青 (96)
深山落凤凰·····	吴 昂 (108)
杏花未开时·····	黎 军 (119)
朝阳坡上·····	莎 荫 (123)
六寨英雄谱	
——陈永贵抗灾 记·····	孙 谦 (137)
桃子姑娘·····	安 宴 (179)
地层深处	
——记劳动英雄张万福 ·····	陆 桑 (191)
洞房歌声·····	韩文洲 (203)

在荣誉面前

- 植棉能手吴吉昌获奖记……………西 戎(218)
夺取生命的战斗……………笑 扬、学 贵(237)
田间书记……………彦 颖(250)
大寨山上一颗松……………刘德怀(261)
在平凡的岗位上

- 记农村图书管理员刘志杰……………孙庚午(276)
桃李满山红

- 记优秀教师张瑾璐的故事…平定县教育局通讯组(287)
青年闯将李枝荣……………焦祖尧(300)
王传河……………李逸民(315)
乡邮员的故事……………杨文彬(332)
灵芝草

- 山区新人速写……………王西兰(340)
报春花……………张 恒(350)
大庆的早晨……………靳 辉(357)
北京的来信……………李 锐(366)
聪明的人

- 记农民科学家赵月亮……………王树恒、冯贵生(372)
明灯照亮金银沟……………杨茂林(383)
勇攀高峰的人

- 记青年技术员赵修民……………刘集贤(391)
赞潺潺流水……………王双定(405)
交城山中……………砚 田(408)
黄芪之乡……………王中干(418)
太行小记……………王耀成(422)

文盲大闹海子湾

杏 绵

在雁门关外，右玉县的西北角上，有个小小的村庄叫海子湾。海子湾——这是个多么美丽动人的名字啊！一听这个名字，就会使人联想到静静的湖水，绿油油的草地，和那鲜艳的花朵。但是，海子湾既无水又无花，四周山上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沙土。因此，好多人又叫它沙子湾。在旧社会，海子湾又是有名的穷人湾，全村十三户人家就有十三个人在外边当长工，三家人靠讨饭过日子。穷人们种着几亩薄沙地，塞外的狂风刮来，庄稼随着沙土刮得无影无踪，连山药蛋都被卷上走了，这村自古有三多：风沙多、穷人多、光棍多，全村没有一个识字人。穷人过着炕上没席，糠菜充饥的苦日子，谁还顾上学文化呢？每年春节，不是到外村去找人写对联，就是用碗底在纸上印几个黑圈圈贴在门口。

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以后，海子湾家家炕上都铺着白光的席子，窗上安着亮晃晃的玻璃。人们走在街上都眉开眼笑。他们说：“不愁没米啦，不愁没面啦，黑夜睡觉也不团蛋啦！”可是，新的要求又来啦；随着集体生活的开始，海子湾的人感到没有文化就没法过日子，连记工分看通知的人也一个没有，这怎么不急人呢！

有年秋天，刘占武和他的青年朋友们去交公粮，拿回收条来不知道哪张送给哪一家，占武只好给人家集中保存。还有一回乡里送来通知，叫他村汇报生产情况。占武看着这白纸黑道道解不开上边写的什么事情，他想：既然通知一定是开会。他拔腿就走，到了乡里一看没人，秘书奇怪地看着他说：“通知叫你们书面汇报生产情况，你跑来干什么？”占武红着脸说：“谁叫咱村都是老粗哩，我还当是开会哪。”

从此，占武决心学文化。

这年春节的前几天，占武到城里买回些花椒、大料。包东西的纸是一页旧书，上边印着密密麻麻的黑字，他虽然不认识，可已经爱上这张纸了，回家后照着纸上写出了“人、工、五”这三个字。

会写了不会念，村里没一个识字的人，问谁呢？想来想去忽然想起大哥的朋友贾仅，第二天一早，他就跑到卅二村找贾仅。贾仅正吃饭，他把这几个歪歪斜斜的字摆在人家面前，贾仅楞住了，他说：“你要干什么？”占武说：“我要学识字。”贾仅倒抽了一口气，心里想：“学识字得进学校，那有你这样的学法？”可是占武就要这样学，贾仅也只好教给他。

占武念了几遍就上山去打柴，手里打柴，嘴里念字。柴禾打了满满一筐，背起来沉甸甸的，下陡坡不得不小心，谁知道心思一用在走路上，把学会的三个字倒忘了两个。他急忙掏出字条来看看，看来看去还是想不起，只有一个人字能读出音来，他气得真想打自己的脑袋，只好又背起柴筐到卅二村去找贾仅。

贾仅打柴还没回来。天晌午了，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他急得没办法。占武是人人夸奖的心灵手巧的小伙子，从小学庄稼活可没觉得这么困难，看看父亲，瞧瞧叔叔，上手练习时别人再一指点，三下五除二就学会了。要说种庄稼，无论家里外头，无论朋友邻居，谁都是庄稼行里出身，谁都能当占武的老师，可要说学文化，大伙想帮也帮不上他的忙，除了找贾仅还得找贾仅。占武到底把贾仅等回来了，今天到底学会了三个字，多大困难也不能阻挡这个小伙子的毅力呀！因为他的性格里有钢，因为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青年！

过大年的时候，占武又写会了五六个字，他又去找贾仅。贾仅到北新阱看“红火”，占武就跑到北新阱去找他。贾仅正在朋友家里喝水，一看见占武进来就说：“是不是又问那两个字呀？”占武笑嘻嘻地回答说：“那两个字我早记下了，今天学几个新字。”他掏出字条给贾仅看，贾仅一看是“四、九、王、玉、日、月”几个字。他问：“你为什么单学这几个字？”占武答：“笔划少，好写些。”贾仅又劝占武道：“学文化可不象打柴那么容易，就是学会百八十个字也不能用，白费劲。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占武不服气地说：“学一个会一个，铁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贾仅听了这个小伙子的决心，只好把字教给他。一次学六个字，对占武来说可真不简单呀！闹“红火”的敲得咚咚响，踩高跷的要得正热闹。他不想听也不想看，一心叨念这六个字。

最近占武又天天到猪头山去打柴，为的是路过卅二村找贾仅学识字。可是贾仅常常不在家，空跑一趟真丧气。占武

工作多人又忙，时间最缺少。后来，他想出个办法：牛官王文敏每天给卅二村和海子湾放牛，天天让他捎上几个字去问贾仪，不就省得自己跑一趟了吗。他找到王文敏一商量，牛官倒愿意帮快，可是又觉得自己也不识字，年纪大了记性又不好。占武说：“不碍事，少捎几个就忘不了啦。”第一天捎了两个字，一个“赶”一个“学”，谁知道牛官的记性真够坏，两个字也没捎到家。他指着字条条对占武说：“我是赶牛的，光记住个赶字，这一个字可想不起念什么了，明天我再给你问问吧。”占武连连点头，还非常感谢他这个不高明的传达员。要不，这一个字又有谁能告诉他呢？

占武口袋里老装着许多纸条条，休息的时候写，作活的时候念。白天在地上写，夜晚在肚皮上划，终于有了成绩了，纸条条上已经有二十多个字。但是，识的字愈多愈不好记，念会这个忘掉那个，占武想。我家里有牛、驴、羊、猪、鸡，要先学认它们的名字，一定会记的牢。牛最大鸡最小，名字也按这个次序排列起来，我每天喂牛，一看见牛就想起牛字来。占武想好了这个办法，高兴得心直跳。他到姐姐家接母亲去的时候，就叫姐夫写下了这几个字。果然这样学得快记得牢，他可找到了好窍门，按照这种方法，他又叫乡秘书许瑞根据各种庄稼种植的前后，写下了许多庄稼的名字。春天，海子湾的人家家都先种白豆，占武看看字条，不用问就知道前边两个字念“白豆”。这么一来，占武进步可快了。

但是占武又想：光我一个人识字也不行，建设社会主义是大伙的事，全村人都识字才好。于是，他见了青年就宣

传，看到干部也念叨，有一天晚上开完会，他又对党支部委员刘生保说起学文化的事。刘生保说：“没文化咱们吃了不少亏。谁还不想学习呢，可就是没老师教呀？”占武说：

“我已经认下一百个字，我就当老师吧！”一听他这口气，刘生保就乐得哈哈大笑：“你的胆量可不小，还没学会当学生，倒要给我们当先生了。”可是，愿意拜占武为师的人也真不少，赵元孩、董万英这些青年小伙子抢先报了名，刘生保不但自己报了名，还动员来几个壮年人。只有卢成他们几个老汉不同意，他说：“年轻人净胡闹，我不识字也活了六十多，困难就困难些吧，学上几个字又顶什么事？从前老财的儿子上了十来年学都不行，快快打你们的柴去吗！”刘占武不爱听这话，去年的皇历今年都不能使，旧社会的经验，那能摆到新社会来用！地主的儿子没文化也能当少爷，新社会的年轻人要建设社会主义呀！

什么困难也挡不住大家学文化的劲头。大家一齐动手想办法：党支部给找了房子，赵木匠给割了木板作黑板，青年们又上山打柴给民校烤火用，海子湾这群文盲就这样成立了自己的学校。这件奇闻，真是古今中外都很难找呀！

占武这个教员可不是容易当的，他白天生产、工作，晚上教人识字，教完了还得熬夜备课。要不，那一百多个字教完了还教什么呢？幸亏这时候区干部刘江教给他查字典，有了这个不会说话的老师，也得利不小，一遇到生字就找它。

第二年春天，县里有了农民识字课本，海子湾的学员们每人买了一本，他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书。占武欢喜得合不住嘴。可是翻开书来一看，生字又把他难住了，拿着字典查

来查去，直到他母亲睡醒一觉了，他还坐在灯下。母亲说：

“你就会给我点灯熬油，半夜了还不快睡觉！”占武脱了衣服躺在被窝里，还想着这课书，他兴奋得合不上眼：“上民校，学文化。”这课书不正是指我说的吗！我到底解开了，明天要教给大伙。

不久以后，占武的哥哥刘儒祥在队伍上也学识字，文化水平虽然也不高，可总算师傅带出来的徒弟。晚上儒祥到民校去看弟弟上课，一看就看出占武这先生教书不得法。回家以后，他就和弟弟研究改进教学方法。他说：“全村十八个人，有学快的也有学慢的，你一个一个个把着手教，既费力气又耽误时间，我们部队上是按文化高低分班来教的，我看民校也得分班。”占武一听，心里也开了窍：“对呀！分班教是个好办法！”儒祥又问他：“这个文化的化字你说先写哪一笔？”占武眨眨眼睛说：“先写哪笔不是一样，笔划不缺不少就行呗。”儒祥说：“不行，写字不得要领，象你那样乱划一气，写出字来不好看。”儒祥又给他讲了写字的方法。占武有了这个哥哥，真是觉得幸福。他有了互相鼓励，互相学习的知心朋友。

占武的铁梁磨出针来啦！还不只一根哩，苦学二年以后，有五个青年达到扫盲毕业标准。占武他们不是绣花针，应该说是缝纫机上的缝纫针，针虽不细但快——文化立刻用到农业建设上。他们订了一份农民报，小伙子们出来进去把它带在身上，在地里休息的时候也拿出来念念。哎呀！从前不读报，也不管世界有多大，现在拿起报来，全国农民种庄稼的事情都能知道了，真是：有了文化才真正懂得没有文化

的坏处。读报真是开眼界。有一天他们看到报上介绍种小麦的经验，他们也按照报上的方法种了小麦，试验的结果很好，从来没种过小麦的海子湾，现在吃上自己地里长下的白面了。他们说：“这都是咱们学文化的好处。”

大伙学习的劲头更大了。可是，正当民校展开热火朝天的学习时，占武和他哥哥都被调到乡上去工作。象这样好青年，村上离不开，乡里更需要，走就走吧！大家又选了赵元孩当民校教师。赵元孩也是个能干的小伙子，他和他的三个青年朋友都达到了高小毕业程度。他还创造了教员带小先生的教学法。

县里听说他们学习文化有了成绩，不但开会表扬，还奖励给一面锦旗和许多书。这时候海子湾学文化的情绪，真是形成了热潮。青壮年上民校，有娃娃的妇女，就包教包学。先生学生都是现买现卖，人人是先生，人人是学生。你扫我，我扫他。母教女，子教父，侄女教姑姑。夫妻识字的就更多。你看吧，不管屋里院里，不管街上地头，到处都是课堂，到处都有学文化的人。什么家俱上写什么字，什么农具上写什么名，墙上有字，桌上有字，锅台上是字，风箱上也是字。拿起锄头来学“锄头”，扛起扁担来学“扁担”，全村男女老少都学习，谁不学习，就觉得脸上不光彩。连五、六十岁的刘春娥、赵文炳都学会了六、七百字啦。

到图书馆去看书看报，已经成了海子湾人们的习惯。青年们组织的业余剧团，一到傍晚就咚咚呛呛地敲起来。海子湾已经变成了文化湾。

在全国大跃进的行列里，海子湾的人们正大搞水利，如

果你们有机会去海子湾的话，说不定沙子湾已经变成海子湾，荒山变成了花果山。欢迎你们的是鲜花绿草和静静的湖水。

粮食、文化大丰收的喜讯，不久就会从海子湾传来！

1958年4月

七月的彩虹

胡 正

夏天的黄昏，当那金盘似的太阳恋恋不舍地移到西天的时候，就在汾河水库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道长长的灿烂的光辉，如象在微波中飘荡着一条金光闪闪的、鱼鳞般的缎带。直到那热情的太阳不得已而落下西山以后，她又从西天的浮云中，放射出了万道霞光，给那些白色的、烟色的、以及那一团团淡水墨色的云朵镶上了闪亮的金边。六月末尾的黄昏是这般美丽，黄昏的彩云又是这样变幻离奇；一会儿晚烧云就好似万朵彩色的棉团燃烧起来，只烧得满天的彩云时而金黄时而火红，只照得汾河水库工地上的人们满面春风。

踏着灿烂的晚霞，有几个年轻小伙子由住地奔向水库大坝。头前走的那个年轻人，是平遥民工团里十八岁的赵真。当赵真下午四时下班以后，当他们吃完饭休息时，晚霞映红了他们住屋的窗户，赵真想到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个黄昏，明天就是伟大的党的生日。为了使六月份的任务超额再超额，为了以自己崭新的劳动成绩迎接党的生日，赵真看着红彤彤的窗户，怎么也睡不着。“现在凉凉快快的，不正是跑车的最好时候？去加一会班，晚上再回来睡吧！”一伙年轻人就这么低声地商议了几句，便悄悄地离开了住处。如象迎

着晚霞翻舞的几只小燕子，他们飞上了车流人海般的大坝工地。

在这一群“小燕子”的后面，彩霞还映照着一面正在飞向大坝的红旗。可是在红旗后面并没有队伍。他也不是这伙青年人的领队，他是汾阳民工团二营的副营长任振纪。他从团部开会回来时，离他们上班还有一个小时。为了迎接党的生日，他想今天要带领全营队伍早上工地。可是当他回到营地一看，屋里已空无一人。他用尽力气吹哨集合队伍，又到住处四周寻找了好一会儿，仍然不见他们营里一个人。“到哪里去了呢？”这时候，这位带兵的副营长真好比一位“空军”司令，他慌忙离开住处，着急地穿过了一辆接一辆向坝坡上运送护坡砂石的载重汽车，又穿过了一辆辆在坝上碾压的拖拉机。他爬上了大坝的高坡，好不容易才一次又一次地瞅好空隙，迅速地穿过了坝面上人和飞车的急流，慌急地跑向他们劳动的工区。在那里，他才找到了他的队伍。原来，他们因为营长曾经好几次制止大家早上工地，所以今天只好瞒着营长，提前一小时上了工地。当营长来时，冯恩福已经拉了三趟平车，任安昌、李东生也已经拉完了第二次。其余的人们，有的帮着前一班的人推车、铲土，有的人就及早为自己备料。

交班的时候就要到了，但下班的人们不但迟迟不想交班，反而又来了最后一次突击，为了他们这一班更多地超额完成任务，也为了给下一班作好准备。但上班的人等不及了，于是上下班的人就一齐干起来，工具自然不够用了。为了解决交接班的事，团指挥部只好规定了擂鼓交班。上班的

人们这才在擂鼓声中接过了工具。

看吧，小伙子们拉上满装着黄土的平车，从两山的土场里向大坝上飞奔着。装车的人不停地铲土还赶不上车运。有谁刚刚落下一点空子，后边一辆车立刻就会赶了过去。真是：飞车快如风，急流是人群，往来车辆如穿梭，上下纵横飞满坡。

这时候，在那四周的山沟里，黑色的夜幕已经悄悄地降下来。星星也在远远的天边含羞地向这里眯着眼睛。而在工地上劳动的人们，又是谁知道星夜在什么时候已经来临？那大坝上和满山满川的工地上，确如挂满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太阳和月亮。远远望去，工地上灯光通明，直照亮了半个天空。而当你走近工地时，你会立刻忘记了这是安静的夜晚。听那劳动大军和那各种机器的巨大的轰响吧！来自全省各地的几万名英雄们，就这样不知黑夜和白天，在这里忘我地紧张地劳动着。

早在一九五二年春天，这里已踏下了钻探测量人员的足迹。从去年七月开始，来自全省各地的第一批修建汾河水库的英雄们，就在这交通不便的荒山峡谷里修筑了公路，架起了桥梁、电线，艰难地运来了各种机械器具。为即将到来的几万劳动大军建造了无数的房屋。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工典礼以后，就展开了全面的施工。在那黑暗、阴森的导流隧洞里，来自阳曲的农民和太原西山煤矿的工人们，不顾艰险，忘记了冷冻，不怕石头坚硬，打开了长达六百米的为导流和发电用的隧洞。在清除坝基以后，在那严寒的冬天，来自晋中专区的几千位青年英雄，又以艰苦奋斗的精神，破开了河